

##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、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： 后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议程



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 
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 
郁建兴

**2020年** 12月31日,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,在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消灭绝对贫困,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完成脱贫攻坚之后,我们要向第二个奋斗目标迈进,我们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,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共同富裕。

后小康时代乡村何以振兴?简单地说,就是怎样把发展和治理结合起来,这对于当前乡村振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我跟大家展示的是后小康时代乡村振兴的五项议程:可持续脱贫怎么做,空心村如何治理,基层减负如何可能,基层经验如何推广,如何推进基层持续创新。

在可持续脱贫怎么做这个重要的议程中,我们特别要明确,今天的农民、弱势群体、困难群体所

缺少的不只是物质,而是选择的机会。所以,通过治理不仅要实现经济目标,还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。

我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,把贫困分为物质贫困、相对贫困、精神贫困、制度性贫困。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学者,我更加关注制度性贫困。比如说城乡二元结构、户籍制度、土地制度、收入分配制度、发展方式等,这导致可持续脱贫难度增加。

物质贫困是比较容易识别的,是显性的。相对贫困、精神贫困、制度性贫困属于隐性的,难以识别、统计和衡量,治理的周期也比较长。所以怎样通过制度性安排来实现可持续脱贫,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和挑战。

如何构建发展与治理的共同体?我在这里罗列了像工商资本下乡模式、小额贷款模式、村民股份合作社模式,这三种模式都试图把发展与治理结合起来,实

现可持续脱贫。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重要议程。

第二个重要议程,空心村如进行治理。随着大量农民进城,农村出现大量空心村。怎么去空心村?并不是简单的强调原住民怎么回流,而是必须要走差异化的道路,产业帮扶是去空心村的关键。

第三个重要议程是基层减负如何可能。为基层减负的根本路径是要推进基层最大限度的自治。基层问题在表面上看是在基层,但其背后深层逻辑涉及更高层面。所以理清政府职责,还基层一片自治空间,这是为基层减负的根本途径。

第四个重要议程,如何推进基层持续创新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,就是地方创新非常活跃。但另一方面,地方创新、基层创新寿命又很短。如何让基层创新可持续,我觉得最核心的命题是,基层创新不要仅仅以创新为目标,为政绩而创新,而是要以社会有效治理来作为目标,为有效治理创新。

我们团队做了一个典型案例。浙江省桐乡市在2013年开展了自治、法治、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,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。如今已经八年多过去了,它

仍然在不断持续创新。特别是它向应用端不断移动,从2013年在解决农村的基层治理中的集体问题出发,提出了一个创新模式,到现在已经包括农村信贷、农贸市场建设,包括疫情防控等。

最后一个议程是基层经验如何推广。我们提出,总结推广不应该只是一个成果经验的复制,更应当是探索和保障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。很多地方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时候,都倾向于带上枫桥经验、三治融合经验的帽子,反而有可能禁锢或者掩盖其他独立的创新。所以我们在基层经验创新推广的过程中,需要尽量避免以行政命令来确立一个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。

比说,浙江嘉兴开展了三治融合实践执行的擂台赛,运用在垃圾分类、反网络诈骗、组团式服务、移风易俗这些领域,这样就能够能够在擂台赛上展示,其他地方可以采纳,能够快速推广,这些推广模式往往是我们可以接受的。所以,怎样把基层经验总结推广,基层创新案例可以通过同行评议机制。这样就使得我们更多基层经验能够得到推广,而且能够在推广过程中得到创新。

## 德龙集团、新天钢集团董事长、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创始人丁立国： 以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新理念发展碳惠村事业

**2021年** 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、共同富裕的号召,我们企业家积极响应。两个月前,我们提出了“碳惠村”的构想。以建设“碳惠村”为切入点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如何做?如何做到固碳、减碳从而实现企业发展和乡村发展的有效结合?企业家的资金、资源、管理等如何与乡村振兴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有效衔接?“碳惠村”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?

带着这样一些思考和问题,我们最近在京津冀地区做相关的调研。

就在12月,我去了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农场。该农场是以耕读合一、知行合一的方式,培养更多的青年人到农场学习工作三四年,掌握生态农业种植养殖的技术后,支持他们回乡创业。这些年轻人,是未来农村发展乡村振兴的希望,他们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新农人”,而不是简单地销售农产品。同时,该农场也建设了一个持续支持网络,支持“新农人”的持续学习生态农业生产技术、管理,以及产品的销售。这十年间,他们培训了1500名这样的“新农人”。这样社会化运作的生态农场,建设在城市周边,它不仅承担着有机种植的作用,为城市生活的家庭提供有机产品,还有为城里的孩子做土地教育、劳动教育的作用,让孩子从小就热爱大自然,保护土地,热爱生活。这也是社会化生态农业的一个点:消费者和乡村的直接链接。

我在农场调研的时候,遇到了四位“新农人”,他们是农业大学毕业的本科生,也有学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年轻人。通过与他们聊天,我发现他们是真正的“一懂两爱”的人才:懂农业、爱农民、爱农村。但他们的同学中再无别人从事农业。在此,我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:对回乡创业的青年“新农人”给与支持。企业家有更多的资源、资金、管理经验,可以与专业的团队合作,孵化出更多类似的新型生态农场,培养出更多建设新农村的“新农人”人才。

2020年9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,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。“碳中和”目标体现了党和政府推进气候行动的巨大雄心,也对经济低碳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我们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通常只考虑森林植被碳汇,而未将土壤碳汇计入。农业实现“碳中和”在于固碳(大气二氧化碳固定)和减排(减少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)两个方面。在0~20厘米的



德龙集团、新天钢集团董事长  
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 
丁立国

土壤表层,每新增1%的有机质含量,可以产生800公斤/亩/年的固碳的效能。若能在全国10%的耕地面积上(1.8亿亩)新增1%的有机质,则相当于1.5亿吨/年的固碳效果。所以,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投入,通过更加环保的方式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,使得养育我们的土地更加肥沃,更关键的是,可以固碳减碳,实现环保、实现农业生产与环保的可循环、可持续发展。

这也是一个重要意义上的乡村碳惠的探索,即:通过对社会化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探索,采用有机耕种的方式,改善华北平原等更多地区的土壤状况,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,从而逐步实现土壤固碳,中和二氧化碳的排放。

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、实践,值得投入的事。

如何实现“碳惠村”的实际落地?

**一、通过在农村推行低碳生产生活方式+绿色植被固碳+土壤改良固碳,多措并举创造碳汇**

要一方面倡导乡村低碳,另一方面要在城市推动食物教育,更健康饮食,减少浪费,我在调研时,发现一个数据:目前,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,在生产、物流的环节就有30%的浪费和损耗。

在此,我也号召企业家朋友们在当地对接生态新农人网络,支持这些真正在从事生态农业的年轻人解决销售问题的同时,还可以减少食物里程的碳排放。每5个消费者加入,可以改变1亩土

地;每10个消费者加入,可以让1位农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;每100个消费者加入,可以支持1位青年返乡;每1000个消费者加入,就可能带动1个乡村。通过消费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,这是真正的授人以渔和可持续发展。

**二、为“碳惠村”输送、培养“新农人”,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**

乡村振兴靠的是在乡村生活的农民,也需要我们更多的企业家承担起社会责任,为新一代的青年农民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,掌握更加符合生态农业发展的管理技术。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能人。我真诚号召大家,为我们的乡村做出企业家的贡献:贡献资金、资源和管理技术,帮助和支持新农人回乡创业、发展。